論語詳解

論語詳解卷十六

郝敬解

季氏第十六〇魯衛兄弟靈公無道季氏不臣故以相次

季氏將伐顓(專)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去聲下同)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史)出於柙(匣)龜玉

毀於櫝獨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秘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顓臾近魯小國附庸于魯者也。季氏專魯。欲伐取以自益也。將伐尚未伐也。冉有子路心知其不可所

夫子首言顓臾封自先王季氏伐先王所封建之諸侯是得罪天子也言東蒙社稷得罪山川鬼神也社稷指魯也社稷臣言顓臾近魯為障蔽也不曰魯臣者附庸本諸侯也各自為國而寡小先王體恤之不使朝貢以其功庸附大國上達而顓臾附魯也是時魯地七百里故在邦域中云謀動干戈于邦內明非敵國外患也古者名山大澤附庸閒田皆不以封近魯本非魯有也春秋時魯于顓臾已臣畜之實非先王封建本意故曰先王以為東蒙主曰社稷臣皆微辭然則公家且不得擅伐況季氏乎冉有情屈詭過

季氏不思臣受主職主有過臣焉得辭引周任言求旣失職則當去又譬司虎兕龜玉者失守則當任其咎冉有辭窮稱顓臾爲季氏子孫憂此其貪謀可見矣所欲者本土地而不言欲所憂者本貧寡而託辭子孫不知國家不憂貧寡但憂分數不均與上下不安蓋不均則不和不安則傾是可憂也苟均則各守常賦何憂貧而和矣和則手足腹心相維何憂寡而安矣安則何至于傾覆何憂于子孫惟其如是所以有國家者遇敵國外患未可張皇師旅但當守均和安定之業脩禮義之教以致其來旣來則撫綏之不

當利其所有斯善憂國家為子孫計者矣今由求相
季氏何能然時康子伐邾致吳伐魯齊人搆怨敵國
外患多矣而上下無禮文德不脩是遠人不服不憂
所以來之也大夫奪公祿家臣陽虎侯犯公山弗擾
等屢叛是邦分崩離析不憂所以守之也而乃患貧
寡主臣謀興干戈於邦域之中不均不和傾覆之憂
將在蕭牆之內豈在顓臾乎未幾哀公以越伐魯謀
取季氏三桓子孫先公室微豈盡顓臾之為憂聖言
燭照矣篇內凡聖言簡約獨此章累百言考之春秋
定哀間無伐顓臾事豈聞聖言而中止與

季路年長先敘冉有者晉事也周任古良史或云商大史也凡爲臣量己布陳材力乃就臣列不能則止勿就也持危扶顛借相瞽爲譬皆周任之言將顛曰危持使立也仆地曰顛扶使起也扶瞽曰相字从木目無目扶以杖也爾言指吾二臣不欲之言且轉語承上周任之言無論不能不止且就爾所言亦過也虎兕原在柙今出柙外龜玉本完今壞在櫝中豈其自出自壞必有典守者以虎兕喻季氏以龜玉喻東蒙主也冉有在列視其主爲惡焉得不任其咎乎固謂負固也費季氏私邑君子疾君子惡也舍曰欲不

明言其貪也必爲之辭託爲子孫憂之飾辭也聞聞古語也不患二語即所聞也有國謂魯有家謂季氏寡數少也均君十臣一當然之數也貧謂租入薄也不安謂爭奪也蓋均以下釋所聞之意傾敗也和安生于均故均爲先也魯之不均甚矣季氏尤欲取益焉先儒云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大富則驕大貧則憂亂之所從生也聖人制人道而差上下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致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致憂則上下相安即此意也夫如是承上患不均安言惟其如是故不可舍内務遠也文德謂明禮崇義君仁臣忠上

下有章所爲均和之本也感招曰來不往伐也措置曰安不奪取也夫子指季氏責二子不能輔季氏即責季氏不能保魯也遠人不服謂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邾導吳伐魯十一年齊人伐魯非獨指顓臾也邦謂公室分崩謂土地割據四分公家季取二叔仲各取一哀公八年齊取讙及闡後十五年公孫宿又以成叛于齊皆是也離析謂人心解散也陽虎侯犯公山弗擾相繼叛是也干楯也以禦石矢戈鈎戟柄短旁有刃向下蕭牆門內屏牆諸侯內屏

按春秋傳定公十八年子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

康子召冉求為季伐顓臾蓋康子事也故記者首敘冉有聖言專責冉有可知或曰由求仕季氏夫子不與雍柴同止之何也由求之材足以制變不禁其仕望其將有為也未幾子路果墮三都遇讒夫子談諸命冉有助季氏為惡夫子教門人攻之非屬望初意矣道之將廢雖聖人如之何

顓臾風姓子爵伏羲之裔今山東沂州費縣有顓臾故城費詳第六篇○東蒙山即詩閟宮云奄有龜蒙書云蒙羽其藝孟子云孔子登東山是也在魯國東今費縣西北也先儒又謂禹貢有二蒙山徐州蒙羽

其蓺爲東蒙䝉州蔡蒙底平爲西蒙○社土神詳第三篇稷穀神百物生于土而穀以養民功同祀同天子王社諸侯侯社不預農事無稷大社國社爲民祈報有稷位稟爲主凡國家稱社稷以土穀爲國之本也天子祀天地併祀社稷諸侯但祀社稷耳○蕭牆鄭玄云蕭肅也諸侯見羣臣于此加肅敬也或云蕭疏也雖蔽內外而可通往來與園牆異明堂位云疏屏天子之廟飾蕭牆卽疏屏也○兕野牛一名犀爾雅云兕似牛犀似猪註疏云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交州記兕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犀形似水牛三角

一在頂一在額一在鼻好食棘有一角者按詩云匪兕匪虎老子云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蓋猛獸善抵觸古人取角爲酒器戒爭也詩云兕觥其觩角可爲觥卽今犀盃謂如馬鞭柄者不似或云兕有水陸二種太公伐紂師渡孟津號衆云蒼兕蒼水獸之猛者考工記云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是兕犀本二獸也本草云犀雌者爲兕而形異犀似牛而猪首三角在頂額者以時蛻如鹿在鼻者小不蛻曰食角二角者謂之毛犀角有粟致以麤細爲貴賤文理絕美者謂通天犀胎時仰視天上百物則形于

角是能駮雞分水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此夫子作春秋本事天下有道謂西周以前文武成康之天下民無二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古今之通誼也天下無道謂東遷以後王綱不振王霸迭興故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失禮之常不可一朝居也能保長世乎以春秋計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至昭

定閒大率十世而昭公見逐以死是諸侯十世少有不失者矣蓋諸侯旣僭天子則大夫亦僭諸侯自然之勢悖理愈甚其遲愈促如魯自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已五世而桓子爲家臣陽虎所執是大夫五世未有不失者矣蓋大夫旣僭諸侯則陪臣亦僭大夫自然之勢也陪貳也禮諸侯之臣于天子曰陪臣大夫之臣尤陪臣也命政令卽禮樂征伐也大夫之臣執國命顚欹已極少有三世不失者矣當是時三桓專魯六卿專晉田氏專齊衛有孫甯宋有華向此輩皆以大夫爲政春秋襄公十六年書大夫盟是

也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庶人又自陪臣降亂極而天子之權散之丘民民心有公道生禮樂征伐得乎丘民則爲天子大權去天子淪落至陪臣無復之矣不有公議世道何藉乎故庶民議之亦勢然也苟天下有道庶人草偃何議之有大抵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無天子而諸侯欲久留天下之勢自不可得春秋所以不齒王霸也王降爲霸天下之勢不至掃地不止庶人所以持其後矣蓋禮樂征伐者天下之大命命自天降惟天子受天命而在諸侯是諸侯爲天子矣在大夫是大夫亦爲天子在陪臣是

陪臣亦爲天子至大夫陪臣亦爲天子世道尚忍言哉惟不可掛者庶人之口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故庶人與天子相怨始者也

有道謂君尊臣卑道當然也無道謂君弱臣强與道反也十世五世三世皆据往事数之陪臣執國命謂春秋政在大夫谷有家臣爲謀主如魯南蒯陽虎侯犯公山弗擾佛肸公孫成皆陪臣也即季路爲宰權能墮三都冉子爲宰變田賦伐顓臾皆宰之孰非陪臣也三世謂祖孫父子間能免其身不能保其子孫

考諸春秋隱桓莊閔之世政自諸侯出也僖文宣成之世自大夫出也襄昭定哀間自陪臣出也夫子因魯史成春秋故世運據春秋數之道不行以無毀譽之志寄諸民心自謂罪我即庶人議之也莊周謂春秋經世議而不辯是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上章論天下大勢此章專論魯事五世四世據已往言祿謂國稅斂之曰稅頒之曰祿政謂事權三家分魯故祿去公室言君不得制其祿也自宣公奪適東

門襄仲與季孫行父執國政至成公朝行父逐襄仲
季氏遂專魯歷襄昭定公凡五世行父猶稱忠勤其
子武子其孫悼子平子平子專恣故平子之子桓子爲家
臣陽虎所執桓子死康子殺適是後三家遂衰不復
振矣三家皆桓公後故曰三桓微衰世大夫旣無君
何以令其下故不久而失之也
春秋魯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三家各一季
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于公孟
氏取其半以半歸公至昭公五年舍中軍季氏將左
師孟氏將右師叔氏自以叔孫爲軍四分公室季氏

擇取二孟叔各一皆盡征之而稍貢于公此在襄昭世而非自襄昭始也由哀上遡五世則自宣成已然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避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士離羣索居雖有善端之生無君子夾持則萌孽不長故友不可無也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俱化故損友不可不遠也是非不阿曰直見事明曉曰諒諒亮通明也博物洽聞曰多聞慣捷巧滑不觸人忌諱曰便辟輭熟親密工爲媚曰善柔捷言利

口長于辭說曰便便佞張子厚云便僻足恭也善柔令色也便佞巧言也益如草木之受雨露不見其增有時而長損如膏之逌于火如水之决于風不見其減有時而盡小人易親故不覺而日損君子難合亦不覺而日益求友者當審其微也

凡言三皆兩三之意損益非一端舉其甚者非謂獨此三人耳樂慾戒畏亦然朱子云益與損正相反是併六爲三也則損宜云反是惟其不同故各數之直諒多聞非盡善但取益而已直有絞者諒有不貞者多聞非默識也諒有明信二意詳十四篇匹夫匹婦

之諒

孔子曰益者三樂[去聲]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者意之所安也節禮樂禮樂自有節習其制度聲容以爲視聽言動之則比禮比樂不可斯須去也禮器云先王制禮以節事脩樂以道志古者教人揖讓歌舞皆以節制身心爲學問依據之實地也樂道人善謂人有善稱誦贊揚不啻口也樂多賢友謂向慕鄉國天下之善士相與爲友也以此三事爲天下之至樂者是天下之至益也若夫以驕爲樂倚權估勢

妄自尊大如大人之巍巍是也以放佚遨遊爲樂如遊覽登眺流連荒忘是也以宴安爲樂沉酣麴蘖聲色迷心是也此三者人情所謂快心之欲實鴆毒之慘也損莫加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言語一端聖人屢致丁寧語默適時最難況對達人長者所謂見大賓也尤宜恭愼于此妄發何處不妄發故當斟酌而言過差曰愆三愆躁爲首後二愆所以調劑而適中也未見顏色謂言已及而顏色相違

也司馬光云人有言如鼓鐘有響扣之而應不扣自鳴鮮不為妖故君子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事其大夫之賢者操心當如此非伺人眉宇迎合爲恭而已不然以言餂以不言餂是穿窬之類也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恒情惟侍于君子稍能訒默能充此以往庶免躁妄非但訒侍君子時當慎耳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

人身血氣耳無血氣則無此身任血氣則與禽獸同。能調伏血氣卽是克己爲仁齋戒以神明其德也人少血氣方長未定童心乍開欲竇初啟見可欲則搖蕩不自持故其戒在色三十以後年壯當事勇往徑前或失不讓故其戒在鬬五十以後景逼桑榆砥礪志灰菟裘自營老耄貪饕恒情也故其戒在得貪求曰得人老如鐘鳴漏盡豈可更加貪戀惟斷緣寡慾省事清心爲齊生死之道也血氣卽生理涵養收攝學問之功不可須臾離非謂少不戒鬬壯不戒得也各就所偏因時加謹少好色則亡身壯好鬬則亡家

老好得則禍貽子孫少戒色則善壯壯戒鬬則難老老戒得則還虛蓋養身養德備矣二氏蹈襲爲婬殺盜爲色氣財亦曰戒夫男女之欲人不能無惟不戒則爲色任事之勇人不可無惟不戒則爲鬬養生之計人不能無惟不戒則爲得不言無而言戒者因其情節其過耳二氏毀常滅性與聖人異大抵戒者制截之利劒非蕩平之大師也欲難防而易犯戒易持而難久必于不覩聞之地養無欲之體陶鎔于詩書禮樂以變其偏沴之習使德性常主血氣不至跳梁則累自輕若卒發而強制如捫漏鼠原思之不行非

顏子之歸仁也

五官亂心莫甚于目色者目之賊嬰兒無知而能視移心志者色爲先萊少艾染紛華皆緣目入故克己四勿先視不獨悦婦人爲色也鬬者剛氣觸發莊生云與接爲搆日以心鬬不獨與人鬬很爲鬬也得因我生我爲窠曰是生貪貪訛昔人謂衰至便驕老人未能藏能索知謂知皆得也不獨貪財爲得聖人無意必固我無可無不可七十從心方是一無所得禮七十老而傳古者七十懸車不仕止足之分也血肉久住則朽知氣久勞則昏衰則死死則歸虛虛則無物

無物故無得無得而後可以死明者早知夙成不待
旣衰而始戒也愚者身命垂盡眷戀不舍富貴則席
勢固寵無勇退之節貧賤則逐逐營營爲子孫作牛
馬不思身非我有而求多于身外計較于死後恩長
保不失豈不愚乎人生幼而壯來者日益自無趨于
有壯而老往者日損自有還于無少與世漸密老與
世漸疎達士將老見爲無得故佛氏有六觀之喻無
一法可得爲得法皆吾聖人已言之緒儒者盡割予
二氏辯而不言左矣
老子云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

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啞。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列子云。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孟子亦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戒不及嬰孩。嬰兒皆可為聖賢。其年皆可至期頤。其斲喪始于好色。故其培養始于少。老子云。治民事天莫如嗇。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少不知戒。則當壯不壯。未老先老。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慎也。唐人詩云。非日流鶯今日

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言好色之當戒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畏是常惺之心君子毋不敬儼若思戒愼恐懼須臾不可離也天命即是人性人性萬理咸備天所命也視明聽聰君義臣忠父慈子孝惟皇降衷敢不顧諟乎少有放佚即是顛越帝命是以君子非禮不動畏天命也大人德威隆重所謂大夫之賢者畢承尊賤事貴不肖事賢古今通誼也世道所賴惟名分敢輕

狎之乎聖人之言典謨訓誥之類奉為師保守為著蔡敢謂空言而忽之乎一畏天二畏君三畏師無時非兢業之懷與天合與大人聖人同心所以為君子若小人豈無天命之性而沈溺於利欲昏蔽于習氣醉生夢死初不知天命為何物至于大人名分所尊狎而玩之其于聖言道義所出謗而侮之既不知有天命焉知有朝廷焉知有聖賢放僻邪侈無所不至盜跖禽獸不遠矣是為小人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夫道一而已聖凡本同所爭知與不知知非見解即知是行神氣清明心境圓融顯微無間方爲知人皆有知而聖凡不齊自孩提以來不離不斷清明在躬爲子即孝爲臣即忠動容周旋中禮知之最上者也然不可多得也存乎人善反耳苟能博文約禮由問學以會德性此學而知之者雖勉與安不同而知無二理去上焉者未遠也又有學未即知反覆參証以至困衡之久始夢斯覺者難易又不同然其知亦一至於困衡窮之久終蓋此理人人具足學則皆可爲聖其必也困[illegible]不學斯亦無上達之路爲下愚之

民而已矣記云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困如人在桎梏中百方求脫自有亨通之時今如醉人不醒以泥塗爲裀褥尚不知困焉知學所以爲下愚此章意主勸學非爲辨等朱註言氣質不同有此四等聖人不言氣質但言習習卽學也氣質與理非二離氣質無處有理卽氣質是理氣質偏蔽卽理偏蔽如鏡不明但能刮磨卽鏡是明更不得分鏡作氣質又分明作理存乎習耳生學困民四者卽一人皆具良心生也見聞學也憤悱困也暴棄下也能不暴棄以求憤悱生知皆可學所謂下愚不移者人自不學學則

無下愚非謂學亦不移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思者心之官心常存謂之思隨處心存其目有九九者數之聚也陽數極于九九思脩身涉世之要思恭以上所以脩身也思忠以下所以應務也緣引莫如目故視居首大學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心官常思則耳目有主而姦聲邪色不得蔽之是以視明聽聰也色思温貌思恭所謂動容貌斯遠暴慢也詩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堯舜惟温恭夫子惟温

良恭儉讓有道之容無暴厲者矣出言必無欺誑臨事常恐懈怠理有疑惑則加意詢訪小忿不平則遠慮患難名利當前則揆度義理思有九而心惟一天下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心常在則隨時省察神明兼照大者立小者不能奪而行無不得故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何但九耳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人品以獨善為守以兼善為通獨善之人見善如追隨不及見惡惟恐加身刻厲尚行真切為己比之同流合汙苟且摸稜者誠賢矣然祇自為而于世道生民無濟耿介之士耳据耳聞目見常有之等而上焉為經世之大人其潛脩隱居非枯寂也常以民物為心尋求大用之志及其出仕行義即達其所志之道設施有本推行有序使教化洋溢匹夫被澤是不以功名富貴變塞者也嘗聞是語而未見是人蓋富貴易淫貧賤喪守古今人不相及久矣如齊國千乘之

富景公所謂顯諸侯也無一德足稱而泯然以死伯
夷叔齊棄其國餓于首陽山下到今數百年人稱
其德始景公之富行義達道者所以不得見也始夷
齊之廉好善惡惡者非其人與潔身本是泯毒故引
夷齊隱世須有位故引國君當時國君無稱不止
齊公而景公生有顯聲貽謀不毀身死[illegible]
公見弑而也為賊臣崔杼所立仰愧夷齊故以相形
好善惡惡者常有故以夷齊實之求志達道者不常
有故卸景公慨之春秋時作者七人夫子所目擊皆
好善惡惡者而用行舍藏則夫子自謂與顏淵而已

矣
餓謂不食周祿採薇沒齒非眞饑而死也四馬曰駟一車兩服兩驂爲一乘千駟卽千乘千乘之國賦之以田者也此千駟畜之君廄者也禮云問君之富數馬以對詩詠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春秋傳謂其元年革車三千乘季年三百乘之類極言富耳非實有四千匹也舊本齊景公以下別爲一章然齊上無子曰字未可其斯之謂與無指自宜合爲一章朱註謂第十二篇誠不以富二句當移置其斯上難從
○按古者甸賦車馬出于民國馬畜于官所以備缺

之待貢獻賞賜也据周禮校人養馬天子馬十二廄良馬五種分爲十廄廄四百三十二匹十廄共良馬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一種二廄其數三倍良馬則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良駑十二廄共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匹此天子之馬也諸侯馬六廄視天子少十分之四卿大夫馬四廄視諸侯少三分之一今云景公有馬四千匹是多于天子也周衰列國兼併大夫富于諸侯諸侯富于天子周非文武之周齊亦非太公之齊也故相懸如此雖然周禮未可全据天子馬十二閑養馬之官僕夫十人馭夫六十人趣馬一

百七十人師五百四十八人圉夫二千一百六十人養駑馬之官馭夫三人趣馬五十八人師一百八人圉夫六百四十八人共官牧三千七百六十七人是人數反多于馬馬之芻秸取給于甸服而官牧之廩祿十倍于馬何所取給自天子至諸侯大夫皆有馬如家馬四閑一良三駑則馬八百六十四匹掌牧者六百八十三人大國卿祿四大夫其田不過三千二百畝上農夫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耳祭祀賓客之需取給外畜馬八百六十四匹職役六百八十三人何以廩餼之而諸侯天子可推矣周禮補葺于周衰六國

嬴秦之季諸侯强大比于王者故費汰而制侈宫宛而事煩考之儀禮卽諸侯大夫一聘而庭實賜之馬且數十匹安得不養馬之多乎故三禮之說半非先王之舊矣

首陽山馬融謂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是也山在州東南三十里禹貢所謂雷首山也河南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山亦名首陽武王伐紂還休師徒于此故名偃師夷齊不宜于此隱許愼謂首陽山在遼西卽今永平府古孤竹國之墟近是馬融據唐風采苓以晉雷首當之耳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去聲其子也

有異聞疑聖人私教子也獨立夫子獨立也堂前地曰庭趨疾行也禮堂上不趨堂下布武所尊在上過之必趨不敢翔行也獨立獨趨言時可以私也詩禮聖人所雅言也詩可言禮可立聖教之常也詩溫柔故學以出言禮莊敬故學以自立兩獨立兩趨過明

終無異聞也遠其子謂家庭父子不羣居不狎語父
立則獨子過則趨學則退處日不數接所謂遠也易
稱父爲嚴君禮士以上父子異宮不狎褻也
子禽識卑故子貢答問政答賢于仲尼皆有不屑教
誨之意味伯魚之對忠信誠慤無忝聖嗣兩退而學
克負荷可知士貴受教不然雖賢父兄無益伯魚所
以賢也
禮檀弓陳子車死于衞其妻與其家大夫謀所以殉
葬者定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亢曰
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

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

用觀此亢亦知禮能言者夫非伯魚導之使學與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爲春秋諸侯多內寵奪嫡故記邦君之妻四字便是正名惟其爲君妻故稱如下所云名正則言順也夫人謂德比丈夫夫猶言女士也小童謂寡小無知如童蒙也邦人本國臣民也稱諸異邦亦謂邦人稱之邀頫大夫出使他邦致辭之類非夫人自稱也夫

人無越國亦無有自稱寡君者曲禮襲用此文謂夫人自稱于諸侯曰寡小君誤也此因上章學禮學詩類記之禮莫大于名次天子教伯魚學二南禮自閨門始也

仁山金氏曰天地之間有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于男子故夫人自稱曰小童比于小男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于小男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夫則比于男子奉至天子之妻始曰后直比于繼體之君矣或曰天子之配曰后言在后不敢副也諸侯之配曰夫人言扶助其君也卿之配曰命婦言從夫受命于朝

也大夫之配曰內子言在閨門之內也庶人曰妻妻齊也齊等也大抵此篇所記多等級名法故稱孔子以正之篇首季氏伐國繼以天子諸侯禮樂征伐得失大數言三言九皆名法之類

卷十七

郝敬解

陽貨第十七○季氏大夫也陽貨陪臣也故相次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執魯政在夫子未仕之先故以士待夫子而以大夫自處也虎本家臣非大夫惟天子之卿大夫比外諸侯其家臣比外大夫魯公室僭天子故三桓僭

諸侯其家宰亦僭大夫檀弓所謂家大夫也禮大夫有賜于士士詣大夫門拜陽貨欲孔子仕已致孔子來見藉聖人以取重于國人耳夫子知其將爲亂不欲見之貨瞰夫子出以豚肉來歸歸猶納也與餽通不曰餽而曰歸主人出而納于其家因未得拜也小豕曰豚時亡即瞰亡也出外曰亡不曰瞰而曰時者貨以亡來夫子以亡往適其時也亡而後往本不欲見之意也遇諸塗夫子自貨家還貨自外至野曾曰遇也來與爾言倨慢之辭也懷其寶謂夫子懷藏道德如珍寶也迷其邦謂坐視邦國之昏亂也可謂仁

言不憂國愛民不仁也好從事欲有爲也亟失時是
失機會諷夫子附己也可謂知言不智也兩曰不可
皆貨自言末句加孔子曰別之也聖人待惡人盡禮
稱情含容不迫所謂危行言孫默足以容也楊雄以
爲訕未知聖人者也
孟子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于士不
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
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敘事詳
明此章惟以一歸字時字括之較精核夫子嘗見南
子以君夫人有見之禮也而陽貨不見者爲其爲亂

賊也及饋來亦見見時其亡亦不遠見也塗遇不避不必絕也是謂比義或曰時亡往拜非詐乎曰大信似詐大直似枉亦猶當諱而諱隱即直也當報而報私即公也識此便是無意必固我孟子謂聖之時此亦足覘矣懷其寶二段與子言惟求則非邦二段語勢相似彼皆夫子語此皆陽貨語也加曰字與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皆自斷語法兩不可甚摸稜非聖人應對之辭豈其漫無可否而以不仁不知冒自任乎末句乃稱孔子曰甚分曉

陽貨事季孫意如意如逐昭公外結諸侯內彌縫國

人卒使昭公客死于外廢其二子援立定公皆意如爲之也所託心膂孰如陽虎者乎意如死虎反噬其孤輕魯無人以强公室爲名欲脅其主而除三桓小人變詐之尤者故夫子作春秋書曰盜而稍與之際委蛇盡禮又如此聖人應變之權坦易之度無可無不可疾惡者不必爲夫子辭朝而尊聖人者亦不必爲夫子增氣先儒云惡人旣惡矣過示其誅不能加也聖人旣聖矣附會其說亦不能加也知言哉

陽虎字貨初事季平子定公五年九月因季桓子及公父文伯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

逐公父文伯六年八月盟魯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八年九月刼公與武叔伐孟氏公斂處父敗之虎入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魯人伐之虎奔齊齊景公囚之而逃奔晉依趙鞅孔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趙鞅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日者羣陽之精陽氣實字象形日形實也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爲日故陽燧見日燃而爲火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夏陽盛故晝長冬陰盛故夜長晝短行陽之道日出于卯酉之北行陰之道日出于

卯酉之南。春秋陰陽等。故日行中道。晝夜平。日在牽牛則寒。日在東井則暑。牽牛水宿。宿外遠人。故寒。東井火宿。宿內近人。故暑。○淮南子云。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非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虞淵。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入于虞淵。

之汜暗于蒙谷之浦○月者太陰之精陰氣虛字象形月形闕十五後光漸減也淮南子云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爲月故潮有大小月有盈虧日如火施光月如水含影佛書云海中有魚鼈等影入月輪故月有黑影呂覽云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月形于天羣陰化于川也月形圓質清日照之則光生故朏生于向日日光所不照處則暗故魄生于背日望之日月相對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二弦之月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月日照其表人在裏故不見稟日以照夜

[illegible]曰女主之象也比德則形罰之象也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象也是以近日則光斂猶臣近君卑而屈也遠日則光滿猶臣守道循法蒙君榮華而體勢伸也當日則蝕猶臣僭君道而禍至覆滅也盈極必缺隆不可久盈也當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挑上聲當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光盡曰晦晦灰也如火成灰也復生曰朔朔蘇也死復生也光半曰弦一旁直一旁曲如弓弦也光滿曰望與日遙相望也

歲年也五行木星曰歲周天十有二次木星十二年一周天每行一次則四時功成故謂年為歲於文禾

千爲年戊步爲歲歲取木行一次年取禾生一熟載取物終更始祀取四時一終

小豕曰豚一曰豰朴豕生三月曰豯奚六月曰豵宗三歲曰豣堅五尺曰豝犬豕曰貎尼壯豕曰豭假求子豕曰豶豕毛怒豎者曰豪豕息曰豷意關東謂豕爲彘吳謂豨楚謂豬養豕謂豢祭祀豕謂剛鬣豕多肉少骨多生息而寡食物故人畜之喚豕曰豅龍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去聲與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陽虎不仁類記之性卽人仁義禮智之心相近卽孟子所謂人無有不善也第云相近者對習

遠而言也非微有不同之謂相近即是同然世間實
有一種不善之人說者疑性未必相近不知所不相
近者非性也習也慣熟曰習猶習氣習俗之習習緣
于有生之後性本乎天在人爲不覩不聞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即性之體也一物不雜是曰至善情識既
感耳目既加物交緣引日積月累逐妄迷眞遂與善
相遠而反觀天命之初堯舜與桀跖同耳相近者而
使之相遠則習之移人豈不甚哉習于不善雖智者
移而爲愚惟生而知之者上也性定而不可移于下
習于善雖愚者可移而爲智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

矣習成而不可移于上世多中人有志爲上不欲爲下在愼所習耳性者言他皆可移也上智卽性下愚由習上智性定不遷下愚習往不返性本善而習不善性常不動而習自遠也不移成上智下愚非謂上智下愚而後不移也移存乎習此爲習遠者戒非爲性近者開岐路也遠也下多子曰二字或非一時語與善人吾不得而見章同

性無不善而習有善不善此千古言性之定論也孟子性善之說出于此相近卽是善相遠謂有不善者習移之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謂習能移人人當愼

習也孟子論牛山之木論凶歲子弟入皆有不
及生我所欲等章性善之說詳矣其所謂旦晝之梏
萬鍾不辨禮義納交要譽皆氣質習染使然世儒謂
論性不論氣不備以夫子言相近為氣質之性孟子
言善為理義之性夫性豈有二何性無氣質何氣質
無禮義聖人言習便已包氣質性無為而習有為凡
有為即氣質也性非滅習而起習者皆性習不離性
而移性者惟習性本定而習常移習不定而性亦不
能為主矣然習雖萬變而性常不死孟子謂夜氣平
旦幾希與人相近終不得謂性為相遠此也凡聖賢

言性與二氏異二氏言性以淸虛寂漠爲主故儒者
外加氣質塡補聖賢言性萬物皆備于我矣以盡人
盡物贊化育參天地爲盡性故曰微之顯隱之見費
而隱合外內之道也氣卽是理知卽是行習卽是性
天下無道外之事物無性外之道故曰天下之言性
也則故而已矣雖九流百家無非性之故但有利與
鑿之分率性曰利利則爲善戕賊曰鑿鑿則爲惡皆
習也性惟備萬物所以不能離習惟不離習所以不
能皆善易曰愛惡相攻情僞相感近而不相得則愛
或害之皆習也非性之咎也習有善有惡此相遠之

習畧重惡邊明性之所以有不善也

或問性曰性者心之生理問心曰心者性之宅舍言心而性已具程子云心統性情者也朱子云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神明者性也易卦離爲心離明也卦外畫實象血肉之心內畫虛象神明離爲火古文心如倒火藏明之象性即所藏也或問情曰情由性地發生如草木出地文从青木氣也性由情顯火附木生問意曰意者和合性情者也性靜爲無情動爲有動靜有無皆由意文从音醬曰醷从意皆所以爲和也故道家謂意主比和屬土心火生情木

爲土氣而幷統于心或曰若是言心可也必言性何也曰性生也天德之大德曰生人物得之爲性性在則心生性亡則心死不言性無以見生生之心人物皆有性鳥性飛獸性走草性天木性喬火性熱水性寒金石性堅皆性也而心惟人最靈鳥獸乃蠢草木土石乃無心故言心則不該言性則徧滿矣或曰若是則言性足矣又言心何也曰言心貴人也人首庶物其精靈雖心心生爲性故曰仁人心也性卽仁也心在人身內如果實仁在甲內心當人身中央如果實仁在果中央中央曰心中爲未發天下之大本也

仁稱生意天地之大德也德以凝道人能弘道者心也言性以表心言心以表人也或曰若是何不直言心相近而言性相近曰心兼形神稱言也形有礙而性虛虛則靈蠢同歸前所謂言心則不備言性則徧滿者也或曰何謂性善曰孟子言之備矣善與性非二也性即善善即性一物不雜之謂善詩云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亦善乎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元者善之長仁也中庸言明善大學言止至善皆言性也子思云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即善也故孟子以仁義

禮智言性孟子之言出子思子思之言出夫子夫子之言出羲文性善同也佛氏以妙淨不染爲性老氏以自然無爲爲性皆襲性善之旨也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不死之謂生不動之謂靜不死者生之烝也不動者烝之初也勿論人且譬諸物勿論物善且譬諸物不善毒草猛獸方其含芽啟蟄陽春佈德朕兆初萌普同生烝荊棘與桃李鳥鼠與靈爵皆含元始天無二命物無二性豈生稂莠者一天生嘉穀者又一天邪豈天以一命命龜龍又以一命命虺蛇邪迨夫有生之後形分氣殊風日之所吹暄雷雨之

所滋蕩各諧其所適因緣漸染鼠習爲偷梟習爲鷙虎狼習攫殺蜂蠆習螫毒枳棘長而刺生藤葛久而蔓成美惡豐儉聲色臭味區以别矣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毒草猛獸猶若此而况嘉穀與牧畜乎故孟子謂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至于日至之時皆熟矣其有不同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麰麥之生性之相近也雨露人事失宜習之相遠也其在于人赤子無爲性也終身爲盜蹠習也其在一日平旦清明性也旦晝牿亡習也其在一事思慮未起性也施爲不檢習也靜中一

念妄動卽是習習動中一念主靜卽是性性非空寂依性起習習雖膠轕卽性在中聖賢不無習而性常存衆人慣所習而性迷亡矣流移遷徙不自知而反諸初生聖凡未分何遠之有或曰若子言性與告子生之謂性何異曰告子生之謂性卽是性相近也秖緣不知習相遠所以成誤性不離習習與性非二凡氣與理非二知與行非二上與下非二內外顯微體用精粗一切非二告子之學偏主仁內而以義爲外不著不察內見性而外不見習故黑白不分馬牛不辨人物無等是以孟子非之及孟子自言亦曰形色天

性也夫非以生之謂性邪聖學無偏上所以言性必言習善惡分叚自明後世理學如告子禪宗偏上所以無實用也或曰請言習曰習之言俗也詩云習習谷風在上曰風在下曰俗風者不知所自起俗者庸衆所共趨也故衆所便曰習俗已所便曰習氣聖人時習學者傳習習于善者也相遠之習則意之所偏情之所勝見聞之所引誘恣縱馳騁放而不求無始以來之習氣同流合汙之習俗也終身由之而不知故習如水之就濕如火之就燥機順勢便不可以不克也習與克相反克逆而習順也克爲復習爲已克

己爲仁反習爲見性顔子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逆也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四體之於安佚順也故佛氏以逆流爲歸元老氏以逆轉爲還丹要非二氏之言也子云易逆數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故習不可順之也能克則反習爲善君子上達也不克則沿習爲不善小人下達也性純任天天同故近習純任人人私故遠孟子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旦旦而伐卽是習良心卽是性心與性有二名無兩體也卽

心是性離血肉無復有理理離事則成素隱世儒以致知爲入門與行爲二分事理作兩截顯微隱見不得歸一學所以偏上也朱子泥一近字謂此章之性兼氣質秖因他處偏執理于此增氣質明其相近而不甚相同耳不知理義除却氣質安頓在何處調伏氣質即是理義非二也夫子言性欲人以性化習性現則習自正言習欲人反習歸性習正則性自還衆人皆有性聖賢亦有習人生世俗中如魚生水中事理原不相離聖賢以性地爲依歸大本立達道行故習不能移所謂中不倚和不流從心所欲不踰矩是

謂上智衆人隨俗波靡大體從小體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日用飲食凡民耳是謂下愚上智即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愚古之疾古之愚也直詩云靡哲不愚柴愚回愚非君子所惡也能學即夫困學又夫雖愚必明何至于下惟困而不學故曰下愚也顓蒙不知有禮義師保之訓所以終身淪沒不可列于士林與小人居之不疑不可與入于堯舜之道同也上智不可移而使之下者性也涅而不緇磨而不磷是也下愚不可移而使之上者習也自暴者不可與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爲是也上智者少不慎所

習皆可使遠下愚者多善反所習皆可使近惟其習不可移所以知獨爲上惟其任習不移所以愚獨爲下二語申明習之所係重也語云割而不舍馬鬣截玉習者重復不止移者漸往不覺故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此之謂也或曰性旣近焉可移曰性不移習自移也遠與近機不在性而在習如岸不動而舟移如同居比鄰居者不動而行者自遠今日五里明日十里又明日二十里以至百千萬里風馬牛不相及而家鄉自在也上智不移不可移而往下愚不移不肯移而歸歸則何遠之有乎雖然亡命之徒亦有並

徙其宅者矣習惡之人亦有並移其性者矣如水性下桔槹可使上金性堅鍛鍊可使柔螟蛉桑蟲果蠃負歸而生羽翼橘過江化爲枳桃李接而華改孩提無不知愛親若襁褓過繼少適他邦則父母兄弟爲路人此習之移性也物爲甚人雖弱喪有告以父母兄弟故國無不愴然思慕出涕者此性之相近也然亦有亡命之兒過繼之子人告以父母兄弟晏然不置懷者此乃所謂下愚不移也皆習使之豈其性然乎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嗚呼佛老猶知性之善而號爲儒者反謂性爲惡是何言是何言

此篇所記多變化之理皆習之移人者也如陽貨公山佛肸小人穿窬鄉原鄙夫飽食好勇爲亂爲盜六蔽七惡小人女子以至宰我短喪皆習移而之不善者也學道行仁好學與詩立禮成樂皆習之移人而爲善者也天道無言時行物生聖人無類磨涅不改是變化之宗天命之性上智之不移者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游宰武城以禮樂教民使邑人弦歌蓋本古人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之意也弦謂琴瑟古人鼓琴瑟則歌莞爾微笑貌細蒲曰莞小而柔故爲和悅之名割殺也雞牲之小者牛刀殺牛之大刀喻邑小而用大教也道謂禮樂也孝弟忠信禮樂之實也弦歌禮樂之器也禮器云先王制禮以節事脩樂以道志夫子所謂道之當學者本非器數之謂也君子謂士大夫也小人謂庶民也君子學道則有萬物一體之懷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故能愛人小人學道則有循理守分之思所謂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也故

易使子游以弦歌為學道解釋牛刀之譏據其所答
本自正理夫子不復置辯第呼二三子是之轉以己
言為戲夫聖人論治與論道豈有戲謔之言所謂戲
者與答子路無所取材答子貢吾與女弗如答黨人
吾何執答荷蕢果哉之類皆渾然不露而橐括甚深
未可膠柱解也君子學道二語自是君師軌範不易
之定論子游述所聞未為不是而以弦歌當禮樂為
學道實非夫子禮云樂云之意昔者舜命夔典樂教
冑子夏后氏學稱瞽宗以樂師為學官周禮以太司
樂掌學政古人用樂為教誠有之比及周衰五霸亂

詩下樂缺魯以文獻之邦大夫歌雍舞八佾樂其可知矣上無禮下無學干戈擾攘生民塗炭二百餘年夫子思善人為邦百年而後勝殘去殺如有王者亦必世而後仁庶乃議富富乃議教故孟子與齊王言樂曰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夫何使我至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樂哉是故制產樹畜興利除害王道之始也庠序學校王道之終也魯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備莒也哀公八年吳伐魯克武城蓋疆場之地民數苦兵今不務除其苛政而寬舒

寡其征徭而休息之勸其力本節用而繁阜之遠教以弦歌譬如海錯充饑所美非所需故夫子莞爾而嘆割雞也或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豈得不教曰所謂不可斯須去身者非弦歌之禮樂也君子小人不可斯須無禮樂而可終歲無弦歌若是民間偶然弦歌夫子何須驚嘆若是邑宰教民則弦歌不止一家舉疲敝失所之民四境弦歌猶未立求行見卵求時夜者耳子賤宰單父師事而稟度者五人夫子嘆曰惜哉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與嘆割雞意正同然則何為喜而笑是時民生愁苦呻吟聞此希聲

誰不被感懸極而喜猶杜甫云驚定還拭淚云爾如西狩獲麟非不祥也而反袂拭面涕泣沾衣一喜一憂兩情正同夫禮樂積德而後興唐虞之世堯未嘗言樂也至舜末年夔乃擊石拊石君臣喜起賡歌百年而後興禮樂堯舜猶然而況區區武城擾擾亂離之秋欲效南風鼓琴不已驟乎以是謂之牛刀割雞也割雞自有刀此言非戲聖人恐學道者惑而廢業故以假言爲是自以其言爲戲夫前爲戲言則後爲實語愚謂前爲實語後爲權辭耳

爾雅云雞大者曰蜀蜀子曰雉余未成雞曰健練絕

有力曰奮廣志云雞大者蜀小者荊莊子云越雞不
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然則魯雞大越雞小也古有
祝公者居尸鄉善養雞故俗呼雞曰祝祝一作喌或
作朱雞之言佳也善爲人制旱晏之期故佳之雞爲
陽精南方之象故陽出則鳴以類感也禮宗廟之祭
雞曰翰音言其鳴聲長也故楚歌謂之雞鳴歌韓詩
外傳云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君不見
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
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
君猶日瀹而食之以其從來近也夫鵠無此五德君

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牛說文云物萬物也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于牽牛故物字从牛史律書云牽牛者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故生从牛世本云黃帝臣胲始作服牛山海經云稷之孫曰叔均作牛耕牡牛曰犆特通一曰牨牛子曰犢牛鳴曰牟牛息曰犨八歲牛齒具曰犕備牛羊無角曰犝角長曰犅祖宗廟之牛曰一元大武元首也武足跡也色純曰犧

公山弗擾以費叛畔召趙子欲往子路不說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

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公山弗擾季氏家臣與陽虎共執季桓子及虎敗亡弗擾以費畔事在夫子未宰中都爲司寇之先弗擾以强公室爲名召夫子蓋季氏之不臣人情所共憤也魯事反常欲救魯須用權權非聖人不能用也當時聞召無拒志似欲往者聖人道大德宏與人爲善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老子謂百姓注其耳目則聖人皆孩之此也二三子負氣執節莫如子路與聖人行權處常相牴牾故不悦而有閒言末之猶言無往也天下無道天子諸侯既無一可矣況於陪臣又況

于叛臣此其不悅良是但聖人之心未易語人聖人之量未許同人聖人之行止亦非卒爾也故不言其往不往而第云召我用我我者不同于人之辭也卽後章堅白自信之意我可必諸我而用我存乎其人如有二字甚圓活因公山氏而包舉魯也但用我則國勿論大小地勿論東西道勿論今古在昔文武以岐豐百里爲之而成西周我今卽以此爲之而成東周不亦可乎所患無眞能用我者耳由但當爲用者慮勿爲我慮也魯在東故曰東周要之弗擾豈眞能用夫子者而聖人樂行憂違之志悠然可想篇中此

等處不主記事主爲聖人傳神此篇以陽貨題名表當時陪臣執國命否運已極聖人變化猶龍所以處亂世亂人者迥出常情之外非可以蠡測也惟有子路壁立千仞之氣乃敢伐鼓雷門子曰自吾有由惡言不至于耳此類是也記者不言其怒不往而特記其始欲往見聖人無可無不可云爾善讀者須參伍會通無此力量亦當有此見解不然踽踽凉凉一迂措大耳大抵天生聖賢與佛老異佛老惟自爲聖賢爲斯世斯民論語二十篇講學則論政言志則爲邦脩己則安百姓爲仁則通天下自古列聖開物成務

無非爲天下而所以爲天下在得位易云聖人之大寶曰位位有三繼世爲天子一也始基命有天下二也遇王者爲名世三也孟子謂堯舜至孔子其間五百年一聖人聖人出則必得位堯繼世爲天子者也舜禹受禪湯武征伐皆始基命者也伊尹周公皆逢聖王爲名世者也天縱仲尼德同舜禹生不逢唐虞爲匹夫無湯武之資然三千七十士從之如雲車跡所至風行草偃與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不殊而深自韜晦席不暇暖當世人不識也使夫子當日春秋時欲自王如三代以下創業之主優爲而不

爲志欲得一國一君行義達道以濟天下于順治故日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居常每思周公曰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也已泰伯以天下讓亦曰可謂至德也已矣謂武曰未盡善也其志可知不得爲舜禹則欲爲伊尹周公而不肯爲湯武者仲尼之志也卒不遇而有公山佛肸之召世道衰卑興衰之權下出陪臣而欲往者示世道無僅之至非眞往也或曰若眞往奈何曰湯起七十里周起百里一旅一成古人以興謗云一

星之火能燒萬仞之山一匕之藥能回九死之命惟聖人能之子貢謂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孟子謂伯夷伊尹得百里之地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況夫子乎欲爲東周一費足矣然而未免以費爲殷亳爲周鎬征誅以得之所以卒不爲而寧以其業託諸吾黨功賢于堯舜者此也其欲往叛臣見女主亦居夷浮海之意云爾

公山弗擾左傳作公山不狃字子洩與侯犯皆陽虎之黨相與謀季氏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弗擾弗擾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弗擾爲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弗擾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陽虎遂囚桓子與盟而後釋之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事敗虎出奔弗擾以費叛召夫子時夫子猶未宰中都也至十三年季氏用子路計將墮費弗擾與叔孫輒率費人襲季氏不勝二子奔齊復奔吳此夫子旣爲魯司寇時也由此觀之公山非叛魯叛季氏也故季桓子用孔子亦非眞能用迫于陽虎公山諸人之亂也子路墮三都亦乘陽虎公山之亂墮之

也可以窺聖賢用世之權而道之終不行魯君臣之終不可有為何待齊人女樂之至而後知乎○左傳吳王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退而告弗擾弗擾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以辭王將使我吳王問于弗擾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得志三月吳伐魯使弗擾率弗擾故由險道從武城入使魯知備由此觀之弗擾亦知禮者故先儒謂弗擾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為叛人蓋有魯公在而稱兵國中投鼠不忌

器故不得不謂之叛然而季氏亦可叛也鋤强臣張公室舉非無名夫子所以猶欲往耳陽虎欲見則不見公山召而往其人賢于陽虎亦可知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仁人心也仁者以天下爲一體心一息不與天下爲[illegible]則痿痺不仁要其本不在天下而在心操舍無常得此失彼則精神不貫苟能兼行五德達諸天下隨事隨處天理周流則吾心與天下通天下與吾心通而

仁矣五者天地之成數于天下者無遠弗屆也因子張好行好違誘之使行故子張欣然請問恭寬五德在己者也不侮五徵在天下者也五德行然後五徵見而一體之仁成矣仁本混同非五德條理不貫五德川流而仁爲敦化也謙遜曰恭容畜曰寬誠實曰信勤作曰敏恩澤曰惠恭貌也寬量也信心也敏事也惠施也五者皆以濟堂堂之過收斂而就實也信居中于五行爲土德之基也恭寬由內敏惠達外信爲中主也不及智者行卽知也知而不行則蕩堂堂者所以過也惠與寬異寬主容惠主施孟子云分人

以財謂之惠惠以酬勞故人樂爲役也五者有序謙恭者或迫狹不寬寬弘者或浮汎寡信信實者或遲鈍不敏敏急者或峻刻少恩恭則我不侮人人誰我侮寬則我能容人人在容內故得衆信則我不欺人人自倚仗敏則事無闒茸天下享其成功惠則有以酬人之勞人樂爲用此實心實事能行于天下則存體應用元氣周流物我無間而一體之仁備矣蓋聖學事理合一後儒偏主理幾同禪寂矣記者記此于公山佛肸聞見聖道蠻貊可行放之皆準惟其仁耳子張才高器宇恢廓聖人因材而篤屬望甚遠與告

問仁問達問從政皆極委悉教顏子爲仁外無如此備矣五德五效所謂家邦無怨天下歸仁孟子謂仁者無敵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仁爲尊爵爲安宅不越此理大抵子張多闊畧聖言每精詳

佛(弼)肸(隙)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吝)不曰白乎涅(列)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肸晉大夫趙鞅之家臣也中牟趙氏邑也據邑叛趙鞅也時晉定公十五年趙鞅責衛貢五百家于邯

鄲大夫趙午遂殺之大夫士吉射與荀寅救之相攻春秋書曰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是也佛肸據中牟正當此時先是魯季孫意如逐昭公居晉乾侯趙鞅受季孫賂不肯納公昭公遂卒于晉事見春秋傳則趙鞅者晉之叛臣亦魯之寇仇也時晉公室卑不啻魯而六卿強過三桓趙鞅狡黠甚于季孫以魯先世忠厚子孫僭禮樂馴致大夫叛公室陪臣叛大夫而不能禁況晉自重耳詐力稱霸子孫世受諸侯朝貢比于天子其大夫叛公室陪臣叛大夫宜爾如有王者起魯三桓晉六卿皆

不待教而誅者。苟公山佛肸。眞有忠義之心。上格五廟。下對國人。一舉而萬全。翦强臣。張公室。則周公康叔。實式臨之。夫誰曰不可。時夫子去魯居衛。佛肸使人來召。昔柳下惠謂伐國不問仁人。而夫子于叛人之召。無拒辭。無難色。此守常執節之士。所以駭而疑也。子路于此。想亦不悅。而懲于向者公山之問。率爾未達聖意。故于此從容執所嘗聞請教。亦即向者不悅之本心也。親身爲不善。言與脅從波及者異也。入即脅從矣。子曰然。然其所言。有理也。曰有是言。自任已嘗有是言也。不曰者。反前之辭。前言君子當以堅

白自守爲恐磨涅而獨不曰堅有不磨白有不涅者乎磷破也猶考工記雖敝不甐之甐或云磷薄石也涅黑汁也緇黑色也嶢嶢者易缺磨則無不磷不磷者無體之堅也皎皎者易汙涅則無不緇不緇者無色之素也匏瓠也瓜亦匏類二物柔脆言不堅也易曰以杞包瓜象陰柔也繫藤蔓也匏瓜塊然無知而自繫累隨人剝削耳不食謂匏瓜不能使人不食也蓋有匏瓜自有藤蔓不能禁人摘取若夫至人神明不測無所係累豈如匏瓜取之即攜拉之即碎者乎蓋大道無方大虛無象無方之方百方轉移無象之

象諸象旋擇堅無形故堅不可攻白無色故白不可染莊周云至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焚此也太抵天下善惡邪正之理從違順逆之途紛拏千變惟聖人能委蛇從心無所凝滯即如叛主非臣而叛叛主之主其叛亦異叛入之黨不可入而入不與同黨入亦何傷堅白不可磨涅而亦有不畏磨涅之堅白匏瓜以繫被食而亦有無繫不可食之匏瓜恒入有物有我執形器為用故尋途守轍惟聖人忘我忘物故變通無凝雖世路荊棘而坦然行于無轍之途出乎不扃之戶矩從心欲命自我造權由我設機隨我轉故曰

宇宙在手造化生身所以為無可無不可也

堅貞潔白士君子自宜如此不曰者更進之辭不善之黨不入為愛惜堅白亦為力量正此非其至者未有堅不畏磨白不受染者不磷不緇指道體言也聖人與道為一易所謂退藏于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殺之武象帝之先也人欲磨涅如燒空唾天其何能及所以終古不毀萬象森羅道之體也

聖心無繫累故官止神行舒卷自如恒人有所繫累故動嬰世網如匏瓜縢蔓隨處牽引蠢然贅累之贅受人剝削淹以為菹惟其有所繫待人食而後人食

之天物鳥有有繫而不受羈制者哉若能以無繫繫之心應天下之務寸絲不掛萬里神行如郢人運斧成風堊盡而鼻不傷非天下至神孰能與于斯歷之愈堅涅之愈白何不善之不可入乎匏瓜二句上下畧斷上句聖人自表下句拈物理感歎以明己之無私舊作一直讀下吾豈焉能意未免重複

堅白之說自古有之物有堅者堅自是堅物自是物白者亦然如金石皆堅金堅非石堅鳥獸皆白鳥白非獸白之類莊周云南方之墨者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又云公孫龍合同異離堅白告子亦以白論性

荀卿云堅白同異之辯入焉而弱夫子借以喻有形之堅白與無形之堅白亦異也○匏之種類不一長而瘦上者曰瓠短頸大腹者曰匏細腰者曰蒲盧又名果蓏果蓏土蜂也瓠腰細似之中庸云政也者蒲盧也瓜蓏倮屬木實曰果草實曰蓏果有殼蓏無殼與裸通匏瓜皆蓏類也天官書有星亦名匏瓜在河鼓東客星守之則魚鹽貴或以星繫于天不可摘解非也

辯非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趙簡子欲邯鄲佛肸以中牟叛蓋扼其要地○烈女傳云趙獸

取中牟執佛肸母將殺罪對曰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旣爲君長子君自擇爲臣今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非妾之罪乃免其母按母言如此則其子非甚不肖者與公山弗擾不忘宗國皆有義氣而輕率者耳是時夫子失魯司寇居衛距晉甚邇生平足跡不涉晉境佛肸召則欲往未幾趙鞅召則不往說苑謂趙鞅召夫子將害之得非以佛肸之故邪其人險毒如此佛肸之叛有

所以致之

子曰由也女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不曰六德曰六言者浮慕其名則德皆是言言者空名也實加學問則言即是德德者真得也必慕其美深造其實詳究事理依據程法則節好即學矣好學則其益無方衆美兼得不學徒好虛見而已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君子之道鮮矣有

所好必有所不好有所見必有所不見故曰蔽也勇
者喜擔任而體驗功疎故夫子多為之目丁寧以致
其詳而猶其疏略也要之仁知勇三德一好學足矣
居坐也禮侍于君子有問則起而對子路起夫子命
復坐也仁者愛人不學則明為愛掩曰愚如樊遲未
達知人愛人宰我問從井救人之類是也知者明察
不學則窮高極遠汎濫無歸曰蕩如子張問十世可
知之類是也信者無欺不學則硜硜信果無通變之
識妨人害事曰賊如尾生與婦人期于梁下水至而
死之類是也直者無隱不學則急促不容曰絞如直

躬證父攘羊之類是也。勇者無懼。不學則陵暴犯上曰亂。如羿奡弑君之類是也。剛者不屈。不學則躁率放肆曰狂。如原壤母死而歌。見夫子而夷俟之類是也。凡德有一即美。况六美兼得。凡蔽有一即害。况六蔽叢生。其要皆係乎學與不學。學則美無窮。不學則蔽無窮。人可不學哉

易數以六爲陰。蔽。陰意也。一言猶一字也。六字六蔽錮蔽之甚也。六言兼五常。遺禮義。何也。仁之道大。知之用廣。信之體執。故好須用學。而禮者中正之節。義者裁制之宜。復禮即是克己。徙義即是崇德。直而無

禮則綏勇而無禮則亂君子有勇無義爲亂小人有
勇無義爲盜纔涉禮義卽便是學好學卽是好禮義
非遺之也子路爲人直勇剛六言所重在此剛主志
勇主氣戒子路持志勿暴氣也子見南子往公山則
不悅此類見其直有聞斯行不稟父兄見其勇居
行行片言折獄從政必果見其剛
家語子路初見夫子子曰汝何好樂曰好長劒子曰
非此之問也謂以子所能而加以學問豈可及乎子
路曰學有益哉子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
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于刑君子不可不學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小子謂初學輩學詩與誦詩異誦者記其辭學者習其事也以用也資藉之意感動曰興由歌詠得也考鏡曰觀由美刺得也和衆曰羣處常也悲憤曰怨處變也二者由温柔得也邇謂家庭遠謂天下國事父事君由敦厚得也鳥獸如關雎麟趾之類草木如卷

耳概矣之類。識其名目。由文辭得也。詩備夫婦兄弟朋友而不及者。惟君父為大也。六經皆至教。獨詩之為言也。長言之也。知者深入。解頤愚者。異言亦悅。故可以感人而使興。其美刺詳明。故可以考見得失。其性情溫和。故不乖忤而可羣。其志意忠厚。故無嫉妒而可怨。其人多忠臣孝子。故事君父取之。咸備其託物比喻。多草木鳥獸之名。亦足以廣見聞。所以小子不可不學也

此聖門學詩之明法。世儒言詩專言樂。樂惟可以興之一義。詩獨須為樂歌。風雅亦有為樂作者。有不為

樂作者美善刺惡獻可替否聖人刪訂以存治亂之跡昭法戒也其言温厚和平故皆可以合雅樂協管絃而逆其志諷其辭使人意思温良善念發興興者性之動也學詩之要也觀羣怨事君父皆由興得方是學詩不然六經皆可以也興非託物之謂託物則爲比詩有興猶易有象象在辭外興亦在辭外故能動人若但託物爲興則賦比不可以興乎孟子云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興之謂也故學詩興爲先世儒誤以比爲興經解所謂或失則愚者矣可怨可羣惟其性情中和樂而不淫節可羣家

而不傷即可怨非必螽斯乃羣小弁乃怨也事父事君惟其性情敦厚以為子則孝以為臣則忠非必陟岵事父四牡事君也夫子脩春秋與刪詩相為表裏治亂之跡相為終始春秋是非微婉全用詩人美刺之法故曰不學詩無以言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即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事君事父之義二十篇中言他經不過一冊惟言詩十有三興起後學莫善于詩也至古詩變而近體作揚材使氣風雅銷響而詩壞故春秋變而世史作逞胸臆挾私毀譽而史亦壞以至口舌招寃因詩成獄豈聖人教小子之意烏乎

木本異類，識其名目耳，非如後儒所謂即物窮理也，爾雅附會往往舛迂，山海經窮奇半涉虛誕，莫不借口多識。今計詩中鳥獸草木不過數十種，聖人以為多矣，奈何更加緣飾，比興貴目前至近易曉，必無異方幽怪之物。如雎鳩即布穀，而猜度為水鳥王雎鶚虞本官名，而穿鑿為白虎騶牙，豈詩人託寓聖人雅言之教乃詭稱鳥獸草木之學，失傳今本草具在，神農託始，數千年來醫方按試尚有誤而殺人者，異類無情，非天生命名，又非各物能自言其名也。如天文列宿，古聖觀象耳，今謂星有官職宮垣，似先有人而後

有星者緯稗技術形說欺世類此非聖教不足深求學者但知所可知不窮其所不必知則多識之謂矣

○凡是非直者氣壯好惡明者辭決氣壯多忤辭決多偏詩善惡非不明也美刺非不直也而其言閒雅雍容彰而能闇直而能曲故委蛇變動無所往不合學者學詩之性情處人則人無不宜學詩之志意處事則事無不當聖人所以無可無不可惟其溫良恭儉讓子貢謂綏來動和孟子謂金聲玉振皆無聲之詩也故學莫要于知詩

子謂伯魚曰女汝為周南召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周道始于文王二南皆諷詠聖化而作也然不言文王言后妃何也言后妃皆文王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者人道之首故廉恥發于男女者最切禮義養于閨門者最深男子主陽教而承藉之基始于室家士有志正心脩身内無賢偶終覺寡助遇悍妻妒婦暗室屋漏之中荒淫移志肺腑肘腋之近怨悱攖心出入交謫耳聞目見觸境成滯自非豪傑根本先撥矣欲孝敬親長式穀子弟宜其家人不可得況治國平天下

乎故夫閨門者教之首也文王有聖德又得聖女爲配關雎以下皆言其壼範之美與文王共齊其家及于邦國者也文王之聖非有資于大姒而後化行然盛德濟美内外相成故身脩家齊而國治天下平也後王採輯其事叶之咏歌合之管絃象之籥舞以爲射鄉食饗之樂使人皆知脩齊之要人倫之本自天子達于庶人同也今學者欲爲二南誦其辭繹其言體之身心踐之室家隱微以求無媿于文王大姒方是真能爲二南者不然好色而不好德血氣未定喜怒任意妻孥之閒苟可肆志將無不爲而廉恥彫喪

出對父母兄弟子女奴婢未免懟阻甚者嫌妒一生悲怨反覆變態百出而禍患隨之矣所謂正牆面而立者如此正猶對也面猶前也牆當前言無所往也聖人教子繼體承家切要之訓學者宜書紳也

右本連上小子爲一章言詩雖相通而教子與教門人定非一時宜別爲一章日爲日學皆實體之功而爲更切以二南于詩尤要也所言皆文王教家之化行于南國者也文王國于西土三分有二正在東南之間不及北者紂都在北也周召皆岐周地名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有召城周爲周公邑召爲召

公邑周公治畿內召公布政南國及周有天下追頌王化作此詩而文王未王故詩不屬雅又不可列于侯國遂以首風化行王國者謂之周南達于侯國者謂之召南周南詩十一篇召南詩十四篇皆其閨門以及朝廷邦國家齊而國治者也

書傳稱夫子伯魚子思三世出妻孟子亦欲出妻雖不足盡據然禮有出妻之條出妻子為母之喪則古人出妻常也其于夫婦之義嚴矣哉蓋天下莫愚于婦人而人情莫暱于好內先王制禮防慮深遠後世禮義不明身教不端致牝鳴家索流毒不可勝言詩

首二南易重咸恒有以也

按風首南者南方生育之鄉北方氣肅殺昔舜歌南風而治紂好北鄙之樂而亡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夫子憂之故樂有南籥以合雅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萬物相見乎南方故文明盛于南王化以南爲始所以首風也江漢文王首善地夫子稱文王而甚思有爲于楚詩不列楚風二南卽楚也天運自北而南三代以後帝王多楚產聖人前知之故刪詩首二南籥終殷武亦爲服楚也後儒不識詩與春秋表裏之義妄謂春秋尊桓文擯楚爲夷千古耳食可笑哉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玉帛所以行禮然所謂禮者秖是玉帛而已乎鐘鼓所以奏樂然所謂樂者秖是鐘鼓而已乎人可以深思矣仲尼燕居謂子張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與此章意合不惟玉帛鐘鼓不可當禮樂卽禮樂亦不可執以爲禮樂也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禮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又曰禮樂之極乎天而蟠

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此之謂也聖言不直指而但使人深思其旨廣大精微無時無處無禮樂可默識而不可言述若作歇後語解非也直作和敬解亦非也道莫大于禮樂樂即禮禮樂即道道不可須臾離節禮樂不可斯須去記云樂動于內禮動于外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不可斯須去者合外內之道也二十篇中言禮節言樂言學

參言禮中庸一篇傳夫子雅言之教執禮即執中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大本立達道自行學者欲知禮樂之云須理會中庸透徹即知禮而樂在其中矣後世言禮樂如馬季長鄭康成輩區區名物度數失聖人義以爲質之意佛老之徒王劉嵇阮之輩土苴名法爲禮樂之蠹而其號爲儒者自謂知禮樂以中庸大學爲道離禮孤行使學者迷失本宗不知禮樂之云又何責于二氏乎

禮庭實旅百惟玉帛將命特達樂八音交唱惟鍾鼓爲衆音綱領故獨舉之

玉見第九篇。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王鎮圭。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天蒼璧。地黃琮。東青圭。南赤璋。西白琥。北玄璜。又典瑞職。瑑圭璧璋琮以頫聘。刻文曰瑑。篆○帛。繒也。有五色。束帛而加璧于其上。行人親執以將命也。周禮小行人六幣。帛以璧。是也。虞書云。脩五禮五玉三帛。謂朝覲五等諸侯之王。三等國之帛。皆行禮之物也○世本云。倕作鐘。金音也。周禮鳧氏爲鐘。春官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釋名云。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其聲大。鐘大者重千石。大鐘曰鏞。

特縣者曰鎛編縣者曰編鐘編鐘十六同一簴凡金之爲器有六皆鐘屬曰鐘曰鎛曰錞曰鐲曰鐃曰鐸風俗通云鐘者秋分之音也樂記云鐘聲鏗鏗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少昊氏始作鼓革音風俗通曰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鼓甲而出謂之鼓周禮韗運人爲皐陶皐陶謂鼓匡也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象雷發聲也夏后氏鼓四足曰足鼓商人桂貫而植之曰楹鼓周人懸之曰懸鼓大司徒有鼓人掌六鼓雷鼓以祀天神靈鼓以祀后土路鼓以祀宗廟鼖賁鼓以行軍鼛高鼓以勸工晉鼓以作

樂小鼓曰應又曰㯝應又曰鼙皮一作鞞有柄曰鼗一作鞀又作鞉又作磬大鼓曰鼖樂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俞之盜也與

當世在位者倚權怙勢爪牙暴戾無愷悌之風觀其外貌森嚴而探其中情委靡利則歆害則恐何以爲士大夫殆衣冠中之小人尤小人中之穿窬穿窬卽盜也行同狗鼠內虛怯而外爲剛强荏怯弱也可惡處在內荏惟其多慾所以內荏而其色厲所以爲穿

窬也君子正顏色斯近信中本無慾也故志强而色
温皐陶陳九德寛而栗柔而立內剛而外柔爲泰爲
君子內柔而外剛爲否爲小人小人購人恐窺其內
不得不防其外若君子內外如一坦然蕩蕩有何防
限而作此面孔
鑿孔曰穿小戶曰窬窬與竇 豆 通儒行曰篳門圭窬
春秋傳作圭竇盜鑿孔入如圭也

子曰鄉 向 原德之賊也
鄉與向同衆所向也萬二千五百家曰鄉人衆莫如
鄉依倣曰原如漢書原廟之原鄉原者衆意所向輒

倣似之也大道不越世聖人不絕俗中庸之至德也
鄉原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與中行似
而高世獨行者反不及焉所以爲德之賊賊猶盜也
德之賊與上小人之盜異穿窬避罪鄉原釣名穿窬
匿己鄉原欺世穿窬自知爲小人鄉原自信爲君子
故色厲内荏者乃小人中之穿窬鄉原乃德中之賊
大盜曰賊小盜曰穿窬孟子以鄉原與狂狷並形與
中行爭驅粧演逼眞關係學問道德非据一人一事
名也忠信廉潔眞僞秖爭毫髮如佛老于聖人相違
天壤而相似處甚迫陸子靜謂漢文帝亦只學得鄉

原非謂漢文帝不賢也謂鄉原儘有事業除郤聖賢無能免此齊桓公管仲足以當之若一言一行小知小術博取微名秖得鄉原一體萬章謂一鄉皆稱原人從起脚處粧演至無所往不為原人則盡邦國天下矣不離鄉人而能使邦國天下無不稱方完成鄉原所以為德之賊朱子謂為鄉里謹厚之人則其狡猾何至如孟子所云苟不至如孟子所云不足為德之賊春秋傳云敗則為賊爾雅食苗節曰賊言為害之甚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道路也塗即道也聞善貴默識方從道路聞彷彿聽
聞未經參究前塗不遠早已勦說此等人無沈潛之
思雖嘉言善行不爲己有故曰德之棄也非謂說便
棄爲其不涵泳思索也多識所以蓄德含養蘊藉乃
爲己有入耳出口何能有得荀卿云君子之學也入
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皆
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
財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淮南子云內不關于
中而强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異聾者
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足以自樂聲出口則越而散

矣皆本此意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平聲）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鄙陋也孳孳爲利所以爲鄙夫與謂用人者與也用人者當爲君擇人君亦當自擇也與哉者審量之辭得謂得位患得患難得也用人者勿使之得可也一使之得彼必患失將無不爲此與者不審之過也蓋旣得則勢便凡非禮非義投君之欲固已之寵雖使其君爲桀紂幽厲不暇顧矣關係君身故曰不可與事君朱註謂吮（全上聲）癰舐（視上聲）痔此小人行已無恥

未涉君身又云弑父與君鄙夫不逮此如莽操巨奸正須仗義欺世不作鄙夫飽煖勾當彼如狼此如狗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世道日降今不及古勿論古人佳處雖古人病處亦不及矣古者風氣渾朴習尚忠厚加以教化作養如唐虞九德咸事臯陶云直而溫寬而栗之類皆中行完美其或養稟之偏無惡俗漸染天真尚在春秋以來教化替于上風俗壞于下中行絕望狂狷亦不可

矜矣狂所以疾者為其肆也肆者有防閑而不屑為此區區云爾今之狂則并防閑亦掃蕩矣大道通方本無矜持矜所以疾惟其分別過甚露圭角而少圓融云爾今之矜則忿怒而爭戾矣上智神明古人亦有不明而為愚者惟其知不足徑情直遂是以為愚若今之愚內懷機巧外為癡騃人信以為愚而不知其愚也正其所以為狡黠之至也愚與詐尤相反而已矣者甚之之辭則并狂與矜亦有假肆為蕩假廉為忿戾者矣凡人身陰陽調則無疾二氣偏沍疾乃生狂矜愚疾也肆廉直疾之本症也蕩忿戾詐則疾

之發而爲怪症也本症易藥怪症難治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解見學而篇記者各記所聞此因古疾今亡類記之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太道不分彼此聖心原無作惡天下自有邪正之途則仁人自有好惡之公如朱乃日與火之正色大赤爲乾南方陽明之象也以黑入之則變朱爲紫黑者大陰之色以陰奪陽是所惡于紫也雅樂中和平澹鄭聲放濫以並奏則雅反爲所揜不若淫哇者之悅

耳所惡于鄭聲此也人主開國承家四維鞏固小人利口顛倒是非舉安寧之邦家反覆搖蕩則所惡于利口之為人者也覆反也如反覆手播弄之狀也者與這同猶言此等人也大抵色離形聲又離色攙和夾雜最難分辨利口以紫為朱以鄭為雅惟視于無色聽于無聲者能辨之

說者謂紫色艷人喜之其實朱色鮮于紫為紫棄朱非人情所以惡者為黑汁一入成紫遂失却朱故曰奪也鄭聲讙噪與雅並作雅被其雜亂然雅尚在未似朱奪去但不分明耳故曰亂也邦家有社稷人民

利口未便覆得爲他搖脣鼓舌播弄不安人主若以朱紫不分之目雅俗混淆之耳聽信此等之人未有不敗者矣此章意不主疑似所惡在奪與亂與覆色奪目聲亂耳小人惑心志三邪同類惟奪惟亂正道乃反刮視不能奪聽不能亂則正道常明豈小人所能反覆乎以聲色形小人故末語特加一者字利口即使人而尤甚使亂義猶依附道理利口亂信全不根心徐幹云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好說而不倦諜諜如也魯少正卯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魏夏侯

玄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晏言遠而情近
好辨而無誠乃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也
五方色東青爲木南赤爲火西白爲金北黑爲水中
黄爲土五者相生皆正色也以木克土青黄合成綠
以金克木白青合成碧以火克金赤白合成紅以水
克火黑赤合成紫以土克水黄黑合成騮故五者爲
閒色不正也○鄭聲詳十五篇顏淵章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道以言傳聖人不能易然言以言乎道耳道在言表

非言所及如指指月指非是月孰言爲道孰指爲月秖益其迷子云予欲無言斷學者執言之路耳子貢善言故訾之小子門人也無言何述亦實語但述有所述不在言如視指所指不在指故夫子以道體示之道統于夫人生日用莫非天也人在天中如魚在水中耳目肝膽皆是衆人囿于天而不知聖人身與天合語默動靜皆天故曰順帝之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天之道也天無言四時自行百物自生流行活潑者卽道也聖人無言時語時默時動時靜千變萬應者卽道也天也聖人也一也故曰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丘也豈待言而後顯無言而遂晦茍不言而躬行常如四時百物則天自不違矣蓋形色卽是天性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愛親敬長觸處現成易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夫人亦行之而已矣詩云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故曰四時行百物生天何言哉此易簡之理顯微無閒吾無隱乎爾正謂此也

孔子閒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正與此同造化所以行生惟其自然無心人心若

滯在一處故與造化不相似惟虛可以合天討

度轉增滯礙禪語云爛費言語惟日夜煩萬象敷[illegible]

纔涉唇吻卽墮言詮離言語文字是爲眞入不二法門皆踏襲聖人之旨聖人無言非有意不言也天無言聖人焉容不言欲言不可欲不言亦豈可欲言多一言欲不言多一不言故曰無可無不可過子貢無言不爲少過顏子終日言不爲多禪語云衆人若能以無心受無藝囊吾當以無言言亦踏襲聖人之意

○予欲無言正是不須得言子貢依舊饒舌只得與言天若更轉向時行物生處見天轉向語默動靜處

覓夫子依舊非畢竟何處是曰予欲無言
莫我知向子貢說欲無言亦向子貢說則子貢似知
音者故云夫子之言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不知而知
惟天無述而述亦惟天畢竟天何物譬諸鏡四時百
物夫子子貢俱是影將鏡照鏡鏡亦是影鏡不自照
故名為鏡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
之聞之
孺悲魯人也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
學士喪禮當時必有不率教者故夫子於其來見辭

之然陽貨可見南子互鄉童子可見何獨孺悲不可

本欲曲成之恐其不悟故鼓瑟使聞正是用情篤至

天地父母之心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先王制禮爲限制以齊民俗使萬世共守之先王以爲人心不可見而節文可據故其制一定而不移如喪禮以哀爲主其斬齊功緦三年朞月皆定制也親始死孝子勺水不入口三日旣殯居倚廬服三升布衰始食粥三月旣葬受以成布疏食期年小祥服練始食菜果居堊室再期大祥服縞始食醯醬又間一月而禫服除始飲醴酒食乾肉凡此皆定制也在[illegible]人孝子用情罔極非三年可盡若薄夫俗子全[illegible]禮約束春秋時三年喪不行諸侯親死在殯而與[illegible]盟會親迎則卿大夫可知矣晏子親喪寢苫枕草人

廢之則士庶人可知矣飲酒食肉處內一切無檢
天可知矣而乃以先王之制爲虛文以三年衰麻疏
食水飲爲不近情蓋君子居喪情文備至小人勉爲
三年虛文無實故宰我有爲期之請亦猶習不告朔
而子貢請廢羊也聖人豈不知古道久虛無俟諸天
理人情萬不可改論禮之情雖不以衰麻哭踊爲至
而守禮之制豈得遂以食稻衣錦爲無害乎宰我謂
崩壞之禮樂正是食稻衣錦之類如祭祀燕享嫁娶
玉帛之禮鐘鼓之樂而仁孝實心爲禮樂之本夫子
直以世俗所共迷者醒之宰我亦據世俗所共蔽者

懲之故夫子於其出而深責宰我卽以儆世俗也當世居喪者往往食稻衣錦爲習俗所蔽若反思生我之恩良心必自不安是先王制禮作樂之本也人苟不昧此心自不忍爲食稻衣錦之事自信三年之喪不容已何難行之足慮而爲苟且遷就之說哉今不講于禮之情而徒見禮之文但知宰我之議爲過薄而不知聖人行禮之心以三年不食稻衣錦爲孝子而以身被衰麻爲善居喪苟不反諸仁愛之良猶之夫短喪者耳讀此章之言要在得孝子之情而已矣

○三年二十七月也喪失也失物曰喪孝子不忍死

其親如親尚在而亡失云爾周一年曰期期者復其時也不爲禮如不嫁娶之類物久自破曰壞不爲樂如不御琴瑟之類崩裂也樂不合曰崩穀百穀也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食以稻爲美衣以錦爲重旨美味也居坐也處息也懷抱也

宰我聖門高弟何至欲短喪在庸衆有此心未敢言宰我直請亦可見其狂簡及被夫子心安之詰在庸衆必包藏不吐宰我自任亦可見其愚直彼所謂期年者乃是真不安之期年所欲短者乃是世俗三年之虛喪也檀弓云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勉而爲瘠

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母死五日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漢戴良母喪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哀至乃哭二人俱有毀容或問之良曰禮所以制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食旨不甘固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在口食之可也郎宰我之見要之不可爲通義女安則爲之非教之爲也猶吾末如之何之意亦不屑之辭

喪服有五一斬衰儀禮曰斬衰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傳曰斬者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

絰大搹（厄）左本在下去五分以爲帶苴杖竹也杖者輔病也次二齊（咨）衰儀禮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傳曰齊緝也牡麻枲（洗）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殍）蒯之菲（費）也削杖桐也齊衰有三年者有一年者有一年不杖麻屨者有三月者恩輕而分（亭）者之義服也次三大功儀禮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謂布縷功麤大于小功也斬三升不稱布齊布四升不稱功大功布九升獨功布麤曰大又有殤大功死者傷

重服本斬齊而以幼降或九月或七月服與正大功同而但以本衰終喪不似他服既葬易輕也儀禮云無受是也又四小功儀禮曰小功布衰裳澡麻絰即葛五月布縷功細于大功多二升故曰小也澡麻牡麻之洗治者即葛謂三月既葬以葛帶易麻帶終五月之限也又有殤小功爲死者本服期以下而幼降與小功同但既葬不易葛以麻帶終限爲異耳又有繐衰諸侯之大夫所以服天子者亦小功布但既葬即除異耳次五緦麻儀禮曰緦麻三月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緦絲也言繼

細如絲以爲衰裳麻絰故謂緦麻十五升去半六百縷也縷少于小功布者此細而加洗治也有事謂洗治洗其縷不洗其布以上五服生于五親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身父子爲三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以三爲五也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以親曾玄二孫以五爲九也九者三其三代也中三代上三代下三代曰九族也五服遞減曰殺親漸疏服漸減身以上父斬衰三年祖父齊衰期年高曾祖齊衰三月此上殺也身以下爲長子斬庶子齊期適孫大功曾玄孫緦麻下

殺也身以旁同父親兄弟齊期同祖從兄弟大功同曾祖再從兄弟小功同高祖三從兄弟緦麻旁殺也高祖之外上下旁皆無服故曰畢矣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四世即同高祖者同父一世同祖二世同曾祖三世同高祖四世服至緦而盡故曰窮也高以上五世曰同姓無正服有喪則弔送哭踊袒衣免冠加布而已免如今俗白布纏頭之類六世親屬雖竭而袒免同兄袒免無服之服也此以上皆古禮今制五服同而隆殺小異

燧取火之木莊子云木與木相摩則然木中有火鑽之則發古聖人上觀星象下察五木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使人無腹疾以遂人之性情曰燧人氏周禮司爟貫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其疾革其故而取其新則火不爲災春行木令鑽榆柳其色青木之火也夏行火令鑽棗杏色紅火之火也季夏行土令鑽桑柘色黃土之火也秋行金令鑽柞楢由色白金之火也冬行水令鑽槐檀色黑水之火也一年四改火用莫切于水火水害少火災多故火必數易藏藏冰開冰亦調燮之一事也秦漢以後從簡惟春一

改火以建辰之月火星昏見于辰方司爟季春出新火令民家盡熄舊火此清明寒食所由名也東漢禮儀志云夏至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取陽始生歲惟一改火非古矣○隋書王劭云聖人作法豈徒然晉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相續不滅火色遂變青晉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平公使視之果車輞也今温酒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當有異矣○淮南子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凡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亦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煙白丙

子受制火用事煙赤壬子受制水用事煙黑亦各七十二日則是火煙四時亦異矣〇二十八宿心星爲天之大火辰戌二位爲火之墓季春心星昏見于辰而火出令民間出火以宣其氣于時雖烈山焚萊不禁也季秋心星昏見于戌而火入令民間納火以息其氣于時雖鑠金焚雚有禁故司爟凡司夫火野焚萊則刑罰春秋傳鄭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乃災〇天晴取火以金燧天陰取火以木燧故內則云左佩金燧右佩木燧周禮司烜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註云夫燧陽燧也鑒即陽燧鑒鏡

也一名金燧一名方諸日高三丈以鏡向日燥艾承之有頃艾焦得火又以水晶大珠當午置日中以草紙或艾承之得火則是方諸取火亦取水水晶亦可取火日月同氣坎離一體也○稻滔也宜水得名于五穀最貴故以對錦儀禮大夫饌惟粱黍稷無稻禮記稻曰嘉蔬五穀重禾麥也○錦織絲爲之光麗如金故字从金或曰價重如金也翻鴻走龍迴鸞舞鳳古錦之文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亦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飽食言身安終日言時久無所用心謂心無栖泊之所悠悠蕩蕩如浪花風絮放而不求所謂心不在焉行尸走肉禽獸不遠矣故曰難矣哉曾不如六博與弈棋之人事雖無益而手有所執則心有所寄較無所用心者為猶賢也已止也猶孟子云於不可已而已之已聖人非教人博弈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士君子操心制行進德脩業惟日孳孳豈可使心終日無所用乎釋氏頓教人死其心心何能死強制捺寂如以薪包火火乃愈燃若任放無羈是謂無用之心若博弈是謂枉用之心則如何而可曰善用心者

使心常在內語默動靜素位而行入孝出弟誦詩讀書非法言不言非法行不行此之謂善用其心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未可一息離舍養生家云眞人潛深淵其息以踵神馭氣氣留形常相守也在聖人即是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心在身內則成泰心在身外則成否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神氣忻合天地交泰養德養身俱在其中

博戲局也一曰塞或作賽一曰摴蒱摴舒也蒱捕也捕子而食之也今之雙六其遺法雙六三十馬博十

二馬以骨爲投子曰齒一曰矢湘中記云石子如樗蒲矢是也上下四方六面有點各殊擲數行馬曰六博大博用六子或五子小博用二子又曰格五曰五木曰五白未詳其法擲子有梟盧雉犢梟爲最勝梟卽幺點得梟則食楚辭云成梟而牟呼五白晉制犀比費白日註云倍勝爲牟五白卽許齒也拌賦云齒以爲號令卽投子也晉制工作也投子比集犀角如白日光華費日光也博本作簿布也烏曹始作簿或曰老子入胡作也史記蘇秦傳六博投擲相賽魏陳思王始變佰雙六名握槊之戲卽樗蒲也晉陶侃謂

樗蒲爲牧猪奴之戲蓋惡之也○弈圍棊也三百六十一子相攻圍爲勝負字从廾竦兩手執之也又弈者布散落弈之意紂作博弈或云堯舜作以教愚子此好弈者夸飾之說故王坦之以弈爲坐隱釋支遁謂手譚蓋好之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習尚也上者尊重之意勇者好上人然恃其血氣麤俚而反招辱貴者必爲亂賤者必爲盜風斯下矣好義則樂善循理溫良養德儀望尊重所以爲上耶

義夫衆人所難而君子行之謂之有行有行之謂禮
義有義之謂勇所貴勇敢者貴其能立義也正與此
同家語云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
也子曰然吾語女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
强愛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斷可以抑奸皆不尚勇之
意
先儒疑此章爲子路初見夫子時問答書傳稱子路
初見夫子戎服拔劍夫子設禮誘之遂委質受學竟
成名賢固聖教大冶神工亦子路天資高邁必懷虛
懇生平有志希聖聞過則喜故能篤信可謂出谷遷

會乎古士林罕見其儔夫子嘗謂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僊家謂之點鐵成金此便是一大公案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去聲)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山去聲)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執)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夭)以為知者惡不孫(遜)以為勇者惡訐(桔)以為直者

君子存心汎愛故子貢以有惡為問夫子所惡四事須識其故天下豈少大逆無道之人顧獨舉此四者何也大逆無道者罪狀昭然有公論王法在衆必君

子然後能惡之此四等人嚮然自以爲是而人不敢非見人之惡不爲諱已薄矣又從而揚之稱猶揚也喜譚樂道此何心也下流之人其分卑其行汙賤如市井駔儈倡優輩無端毀謗賢士大夫何其悖也凡人血氣勇猛惟禮足以克之尚勇而又不知禮則強梁負氣何所不陵其人果敢好剛少知變通猶可與計更加固執必垂張妄作此四者不仁不義無禮無智聖人所惡也子貢所惡皆機詐之事其人本無識而徼取他人之知以爲已知其衷本怯懦而陵上傲長狠愎不遜讓以爲勇本無是非之公心而攻發人

隱以爲直也三者不忠不信危險之徒不但似是而

非也

戲謗曰訕徼邀同抄取也邀取人之智歸已而沒其

人與取諸人爲善者殊也孫遜同退讓也不遜爲[illegible]

如今惡少侮人以爲膽氣罵坐以爲豪舉之類訐持

人之短也即今告人陰事之類齊語謂之撑此磬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遜遠之則

惡

女子小人家國俱有僕婢臣妾之流也難養非無可

奈何之謂徼人善處勿玩視而任情也恩義之間必

斟酌其可先云近而後云遠先云不孫而後云怨蓋貴恩以懐之也易遯卦之六三曰係遯畜臣妾吉言係戀之私恩以畜臣妾則吉養猶養不才之養含容之也若為否之小人惟恐不遠何養之有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見惡謂見惡于君子人生三十而壯四十而強過此精力漸衰故四十為成德之年見惡謂多罪過不但無聞耳其終者料其無成勉使亟圖也

論語詳解卷廿七終